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马克思哲学实践观思想的内外篇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王东，刘军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

[作者简介] 王东(1948-),男,北京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刘军(1975-),男,四川仁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摘要]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黑格尔论纲”时期,在其中,马克思确立了他实践观思想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框架,这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思想的内篇。稍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费尔巴哈论纲”时期,在其中,马克思将《手稿》中的实践观思想运用到存在观、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思考中,这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思想的外篇。

[关键词] 马克思; 哲学; 实践观

[中图分类号] B 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1-0005-06

马克思哲学观的核心是实践观思想。但是,对于马克思哲学实践观思想确立的历史时期和文本依据,目前学术界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均写为《手稿》)归入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的著作的观点是欠妥的。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历史起点最早可追溯到《手稿》时期。《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黑格尔论纲”时期,稍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费尔巴哈论纲”时期。惟如此,我们才能全面认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丰富内涵。

### 一、马克思哲学实践观思想的内篇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行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里的起点有两层含义: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历史起点意指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开端应被前溯到 1844 年 4-8 月,尤其是 8 月写作《手稿》的第四手稿部分,即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这一时期。逻辑起点是指马克思哲学体系建立的初始范畴和理论基石应是实践范畴,而马克思第一次系统表达自己的实践观思想是在《手稿》中。

在讨论《手稿》的实践观思想之前,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个版本学的问题。我们认为,《手稿》中文版将马克思的手稿分为三个笔记本,并将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部分放入“笔记本 III”的做法并不科学,它不能真实再现马克思思想变革的进程。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应单独成为《手稿》的“第四笔

记”或“第四手稿”，理由如下：

20世纪初，苏联的梁赞诺夫在马克思《巴黎笔记》手稿的照相版本中，发现十个笔记本中有几个是相对独立的理论文本，即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27年，苏联以俄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附录将这部分手稿中的一部分发表出来，也即后来的“笔记本III”的内容，但误认为它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阿多拉茨基主编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1，即MEGA1）第一部分第3卷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命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一章》。在MEGA1中，手稿被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至第三部分以“国民经济学”为题，第四部分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1982年，新的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2）发表《手稿》时同时采用了两种方式编排。第一种以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原本时间、阶段的顺序编排，这是原始文本版。第二种按《手稿》的思想内容和逻辑结构编排，并由编者加了标题，这是逻辑改编版<sup>[1]</sup>（第192页）。

中文的若干版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版，刘丕坤译版，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均是按逻辑改编版译出的。逻辑改编版相对于原始文本版而言，更能反映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逻辑环节。但是，逻辑改编版是后来的研究者加工整理的结果，这无疑也增加了“误读”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起点，必须将现有的中文版本与MEGA版中的原始文本版加以比照。这既是一个版本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还原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本来面目问题。

根据MEGA版的英文版译者T.B.Bottmore的研究，在原始文本版中，《手稿》由四个笔记本组成。第一笔记本有18页张，共36页，马克思用罗马数字I-XXXVI标注。第二笔记本只有四页，即XL-XLIII。第三笔记本有34个页张，共68页，即I-LXVIII。第四笔记本也只有两个页张，题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的摘要》，这部分的页码编排用的是与前三个笔记本的罗马数字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因此是相对独立的部分。然而，第四笔记并没被任何一个中文版的译本收入。根据对MEGA1和MEGA2中的原始文本版的考察，我们认为，在新的逻辑改编版中，应将手稿中涉及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三部分内容（第11-13页、第17-18页、第23-24页）独立出来，和最后两个关于黑格尔绝对知识的单独插页合并在一起，构成《手稿》的“第四笔记”或“第四手稿”。这种改编方法更能反映出《手稿》主题思想和马克思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T.B.Bottmore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引证了马克思在第38页“序言”中的一段话：“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sup>[1]</sup>（第4页）。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虽然在《手稿》的最后部分，但根据“研究的顺序和叙述的顺序相反”的原则，可以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及由此确立的以实践观为核心的哲学观点是他批判国民经济学（第一、第二笔记）和阐述共产主义思想（第三笔记）的理论前提。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思想是《手稿》的主题思想。

以上是从版本学的角度论证《手稿》中关于黑格哲学批判的部分应被独立出来，且其主题思想应是实践观思想。若从《手稿》的组成内容去考察，也会发现，尽管《手稿》的术语新旧参差，内容庞杂，但其中却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红线——实践观思想。

一般认为，异化劳动学说似乎是《手稿》的最主要的部分。然而，就异化劳动的概念而言，它在理论前提上附属于另外两个问题的思考：第一，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如果说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如何理解人的本质？第二，异化的扬弃。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处在异化世界的人的归宿是什么？或者，这个否定的世界将如何达到它的否定之否定？显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仅从异化劳动本身出发是无能为力的，它需要从更高的理论视界出发。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手稿》中，是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实践”出发来回答上述问题，进而展开他的理论探讨的。他首先确立了实践活动的自然前提，即实践观的存在论基础；其次，他将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归为“对象性的活动”；再次，他探讨了实践活动在当时世界的歪曲表现形式，即异化劳动；最后，他前瞻了实践活动的未来表现形式，即在扬弃“异化劳动”中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高度统一，实现人类和自然的解放。也就是

说，《手稿》的庞杂内容是被实践观这一思想红线串联起来的，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实践观思想表现为有机统一的四个方面：实践的自然前提、实践的本质内容、实践的歪曲形式及实践的未来表现。这四个方面组成马克思实践观思想的内在理论构件，即自然前提论、对象性活动论、异化劳动论和人化自然论。其中，自然前提论是这一理论体系的起点，其展开环节是对象性活动论，变异环节是异化劳动论，复归环节是人化自然论。

在《手稿》中，马克思实践观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十一个方面（类似于后来的“费尔巴哈提纲”的十一条）。

第一条，实践观的理论来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双重错误”，也有其合理内核，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以及“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的思想<sup>[1]</sup>（第101页）。

第二条，实践观的唯物基础和“激情本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sup>[1]</sup>（第53页）。“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sup>[1]</sup>（第56页）。“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的真正本体论论规定”，那么，“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sup>[1]</sup>（第104页）。

第三条，实践观的本质内容——对象性活动。“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sup>[1]</sup>（第105页）。

第四条，人及其实践活动的显著特征——受动和能动的结合。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sup>[1]</sup>（第105页）。“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1]</sup>（第107页）。

第五条，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和创造性——内化和外化的结合。“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sup>[1]</sup>（第86页）。

第六条，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sup>[1]</sup>（第84页）。

第七条，劳动二重性的思想——特殊劳动和一般劳动的统一。“从经济学观点即惟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任何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此，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sup>[1]</sup>（第76页）。

第八条，实践活动及运动的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世界历史。黑格尔法哲学是观念运动过程，即“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但是，抛开黑格尔思想的观念外衣，我们就看到了人的存在及其实践活动的现实环节，即“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环节，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sup>[1]</sup>（第110页）。

第九条，实践活动的目的性。“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它们倒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sup>[1]</sup>（第112, 113页）。

第十条,人化自然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1]</sup>(第 83 页)。“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1]</sup>(第 90 页)。

第十一条,共产主义及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1]</sup>(第 81 页)。

这十一条中,第一、第二涉及实践观的来源和自然前提问题,属于实践观的自然前提论;第三、四、五条涉及实践观的本质内容问题,属于对象性活动论;第六、七(第八、十一条的部分)条涉及实践活动的异化形式和劳动的二重性问题,属于异化劳动论;第八、九、十、十一条涉及实践活动的目的、发展环节及未来走向问题,属于人化自然论。

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部分独立出来,构成“第四笔记”,并将《手稿》的主题思想确立为实践观,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实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手稿》中的中心地位,确认《手稿》的思想红线为实践论。其次,弥补以往研究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过程中的逻辑缺环,全面体认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脱胎而来的。最后,合理解答当前学术界关于《手稿》的主题思想和历史地位的争论。

## 二、马克思哲学实践观思想的外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革命过程中的展开环节。它将《手稿》时期形成的实践观外化到对存在观、世界观、历史观、哲学观的思考中,并在“十一条论纲”中作了提纲挈领的表述,从而构成马克思哲学实践观论纲的外篇。

《提纲》的第一条是马克思将实践观应用到存在观的思考中的思想产物。

对世界的存在论基础,旧唯物主义理解为物质实体;新唯物主义则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对世界的本体论理解,是对《手稿》中有关思想的提炼。在《手稿》中,马克思坚决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他明确指出:关于“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关于“这一无限过程”,请你“不要那样想,也不要向我提问,因为你一旦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sup>[1]</sup>(第 92 页)。这种对世界的本体论理解,是对哲学史上一切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本颠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他的哲学革命得益于马克思把不变的“在者”(德文的“Das Seiende”或英文的“thing”)变成当下带着动词“being”的关系存在。日本学者广松涉所言的关系本体论,或美国学者 G. 古德的“关系中的个体本体论”(ontology of individuals-in-relation)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马克思思想的实质。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存在论思考不仅是以“being”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我动故我在”的“to be”形式出现的。这里的“动”应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物质活动。这些物质活动的总体,就是作为世界存在论基础的“实践”。这种本体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概念,它以“批判的、革命的”姿态出现,它促成从“thing”到“being”的转变,并最终指向“to be”,在解构对象世界时也解构自身。

《提纲》的第二条是马克思将实践观应用到世界观的思考中的思想产物。

一般认为,第二条是马克思将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从而解决了认识论层面的真理标准问题。即,对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一认识论史上的经典问题,必须在实践活动中加以解决。也即,“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sup>[2]</sup>(第 55 页)。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条还隐含着马克思对传统哲学致思方向的批判,并带来了哲学致思方向的根本转向。马克思在此处发现,思维的真理性问

题，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简单地将黑格尔头首倒立的主谓逻辑关系颠倒过来就可解决。联系第一条，人的认识活动实际上是以实践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这样，黑格尔的错误在于：首先把人的实践感性活动变成人的认知活动，再把这种认知活动及结构变成逻辑的本质（概念、范畴等），实践的此岸性就等于概念的彼岸性。相反，费尔巴哈把黑格尔颠倒过来时，实践同样被丢弃了，认识被建基于抽象的人和自然之上，客观现实和概念范畴一起“被当作污水泼掉”。所以，要实现哲学致思方向的根本变革，就不再是唯物和唯心的颠来倒去，而必须注意到“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sup>[3]</sup>（第118—119页）。据此，马克思认为，思维的此岸性和现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分裂才被真正扬弃，唯物和唯心的各执一端才被真正弥合。以往哲学从理想化状况出发的价值预设的彼岸性（“应该”）才第一次被彻底消除。从实践出发，就是从“此岸性”的“是”出发，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改造。从彼岸的“应该”回到现实的“是”，这种致思方向的转变，被后来的现象学主义者发挥，成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并与后期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主张的“回到生活本身”相一致。综合对第一、第二条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在哲学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和思维方式上已远远超出近代哲学，并科学的预示了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马克思哲学既超越了近代哲学，也超越了现代哲学。

《提纲》的中间七条是马克思将实践观应用到历史观的思考中的思想产物。

首先，人与环境关系（第三条）。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者总是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境地：一方面，“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旧唯物主义者要想突破这一怪圈，就“必然要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社会的变革就要靠这些有“理性”，有“教养”的人，这无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用实践的观点看，决定着人的那个环境实际上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正是人们改变环境的社会历史实践决定着人的活动方式和性质。由此，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其次，宗教的本质（第四条）。马克思既肯定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的功绩，又指出他未能揭示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找不到解决宗教问题的真正途径。马克思指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要消灭宗教，就要消除宗教赖于存在的社会阶级对立和矛盾，并使它们“在实践中得到革命改造”。再次，人的本质（第六、七条）。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人的本质”的内涵，它有三层含义：（1）人的本质不是他的自然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2）人的本质不是由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决定的，而是由“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3）人的本质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是具体的历史的。最后，社会生活的本质（第五、八、九条）。马克思认为，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一切宗教邪说和唯心主义思辨哲学都能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找到根据。旧唯物主义之所以走向唯心史观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对处在一定“市民社会”关系中的人只能作孤立、直观的理解。

《提纲》的最后两条是马克思建基于实践观基础上的新哲学观宣言。

第十条是哲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本质：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即共产主义社会或无产阶级。

第十一条是哲学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使命：这条既有一般性，又有针对性。它首先批判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传统哲学的“解释世界”的倾向。如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理性超越者姿态；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的辩护者姿态；费尔巴哈“最高的实践是感性直观”的旁观者姿态。马克思提出，新哲学的一般功能是“改变世界”，并要求新哲学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相结合。这是一种介入、批判、革命的姿态。基于这种哲学使命观，我们就可以理解，即便在1845年，当费尔巴哈已公开宣布向共产主义转变后，马克思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立脚点仍是“市民社会”，仍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同样，对于当时喧嚣一时的赫斯的行动哲学，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尽管他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sup>[3]</sup>（第66页）。

### 三、结语

将《手稿》和《提纲》加以比较，我们发现两者贯穿着同一思想红线——实践观思想。正是在这一红线的指引下，两部著作在诸如世界的存在论基础、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哲学的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上都有一致之处。可以认为，《手稿》其实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全面清算的产物，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黑格尔论纲”，也是马克思哲学实现革命变革，建立实践观思想的内篇。而稍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全面清算的产物，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费尔巴哈论纲”，也是马克思哲学实现革命变革，建立实践观思想的外篇。

####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中央编译局, 2000.
- [2]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 [4] Marx's concept of man[A]. FROMM, 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C]. New York: 1961.

(责任编辑 严真)

## Practical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ner and Outer Leave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 & Theses on Feuerbach*

WANG Dong, LIU 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Biographies:** WANG Dong (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LIU Jun (1975-),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 was the period of Critique of Hegel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s philosophical view. And in it, Marx established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and theory framework of his practical view. Hence, we call it the inner leaf of practical view of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was the period of Critique of Feuerbach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s philosophical view. And in it, Marx applied the practical view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 to the thinking of World Outlook, View of History and Ontology. So, we call it the outer leaf of practical view of Marx.

**Key words:** Marx; philosophy; practical view